

风雨玫瑰

老枪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风雨玫瑰

老枪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玫瑰/老枪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087-3424-8

I. ①风…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4328号

书 名: 风雨玫瑰

著 者: 老 枪

责任编辑: 向 飞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

电 话: 编辑部: (010) 66026806

邮购部: (010) 66060275

销售部: (010) 66080300

传真: (010) 66051713

(010) 66051698

传真: (010) 66080880

(010) 66080360

传真: (010) 66063678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490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目
录

Contents

001	1. 无眠
006	2. 启蒙
011	3. 同学
015	4. 惊喜
020	5. 重逢
026	6. 动情
032	7. 助手
038	8. 赴宴
045	9. 陶醉
051	10. 出路
058	11. 浪花
066	12. 出征
071	13. 醋意
079	14. 兄长
087	15. 远行
093	16. 心事
101	17. 聚会
107	18. 过年
114	19. 聊天
119	20. 宿怨
124	21. 风波
130	22. 迷茫
135	23. 意外
140	24. 家事
147	25. 上任
152	26. 姐妹
158	27. 政绩
163	28. 心债

- | | |
|-----|--------|
| 171 | 29. 郊游 |
| 177 | 30. 惊雷 |
| 184 | 31. 磨合 |
| 191 | 32. 雄起 |
| 197 | 33. 自信 |
| 204 | 34. 野心 |
| 210 | 35. 苦战 |
| 215 | 36. 情义 |
| 222 | 37. 执著 |
| 227 | 38. 希望 |
| 234 | 39. 股金 |
| 240 | 40. 解困 |
| 249 | 41. 憧憬 |
| 256 | 42. 起跑 |
| 264 | 43. 曲折 |
| 272 | 44. 收获 |
| 280 | 45. 爱心 |
| 292 | 46. 突变 |
| 300 | 47. 担当 |
| 308 | 48. 疗伤 |
| 318 | 49. 蜕变 |
| 329 | 50. 抉择 |
| 339 | 51. 重生 |
| 346 | 52. 喜悦 |
| 352 | 53. 尾声 |
| 354 | 后 记 |

1. 无 眠

1996年初春，夜幕笼罩下的江南县城关镇，万籁俱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都进入了梦乡，街上已没有一个行人，唯有路灯在细雨中发出昏黄的光亮。街南头闹市区商业局办公大楼后面的一幢五层宿舍楼也沉寂在夜色中，宿舍楼住着的是商业局的干部和家属，商业局的会计李玫瑰就住在这幢楼的东梯二楼。

夜色深深，李玫瑰却毫无倦意，她躺在被窝里依然睁着大眼，定定地看着墙角边洞灯映照着的光洁的墙壁想着心事。她有个习惯，晚上睡觉要开着灯，今晚更是非比寻常。

李玫瑰在商业局做财会工作，生活稳定，环境舒坦，加上她的性格使然，一向开朗活泼的她，从来没什么忧愁。每天，上班，吃饭，睡觉，到晚上看个电视连续剧，有时候随着剧情的起伏掉几滴眼泪。偶尔，她也出去跟几位谈得来的小姐妹谈谈山海经，更多的时候是在家里陪女儿。九点多钟上床睡觉，往往碰到枕头就酣然入梦，一觉到天亮，早晨都是丈夫大年唤她才醒来。

但是，今天晚上，她却心事重重横竖睡不着了。白天上班时，她听到商业局要改革，要脱离政府序列，成立企业性质的集团型机构，这意味着她这样的干部要退出公务员队伍，成为企业工作人员了，今后的生活、工作怎么样，一下子成为未知数。正在心绪不宁的时候，打开电视机，在本地新闻中看县人代会开幕式的实况，无意中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她的心便怦怦地剧跳起来。

六点钟的本地新闻，九点钟重播，她又看了一遍，她把目光定格在县人代会开幕式主席团人员中，仔细地看这张多年不见却又突然出现的面容，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惊奇和酸楚。

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春雨，时有风刮过的声音，玻璃窗发出阵阵闷响。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心乱如麻。大年问她，你怎么啦？玫瑰没好气地说，你睡你的，别管我。大年骂了句，神经病！便翻身侧睡了过去。

李玫瑰心里想，我神经病，才嫁给了你，真是亏大了。她和杜大年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她从商学院毕业分到县商业局工作后，马上有好心人介绍了本系统的大学生杜大年与她认识。开始，李玫瑰对体貌健壮四肢发达的杜大年没什么兴趣，但经不住大年的软磨硬泡，接触了几次，两人间慢慢也有了点感觉。一来二往，便结婚了。结婚后的大年，某些缺点就暴露出来了，不说他的不思进取，光他的小心眼，就让她气恼。大年在冷冻厂工作。有一次厂里发了点协作单位送来

的罐头食品，数量不少。玫瑰说，你拿一点到我父母家里。时隔多日，也没见他拿去。周六，玫瑰随大年一起去大年父母家里，大年母亲拿着肉罐头对大年说，这个东西不错，挺方便又蛮好吃的。小夫妻回到自己的小家，玫瑰问大年，她父母家有没有送去罐头？大年说，没有了。玫瑰气得睡了一天。大年在冷冻厂先在车间做，后来升到车间主任，但在车间主任的位置上就上不去了。厂部领导换了好几任，他还是个中层干部。玫瑰找了张局长，好话说尽才为大年争取到一个副厂长的位子，大年很高兴。玫瑰说，那你去买两瓶酒答谢一下局长。大年说，好。他去买了酒递给玫瑰，要妻子去送。玫瑰打开纸盒一看，是两瓶剑南春，气得头发晕。她问大年，你就买这个酒啊？大年说，怎么啦，你不说买两瓶吗？玫瑰说，你是有意的还是装不懂啊？她不得不自己上商店去买了两瓶五粮液和一条中华烟。

细微处见精神。几件小事让玫瑰窥视到了大年作为一个男人的天生不足，他虽有一副好身板，却没有男人应有的气魄和胸怀。

母亲常对玫瑰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将就吧！

不将就又如何呢？能遇到更好的吗？三十多岁的女人还想怎样呢？青春的尾巴都快掉了，将就吧！玫瑰也常自我安慰地想。

好在大年人还比较勤快，玫瑰感到这是她不幸中的大幸，至少家务活不用她操心。

然而，今天晚上，这种往日的平静被打破了。商业局要进行体制改革，自己以后怎么办？县人代会主席台上出现的熟悉面孔，给她原本不平静的心里又抛进了一块石头，她顿时心潮起伏，遐想联翩。

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刘杰突然出现在人代会主席台上，这完全出乎李玫瑰的意料。刘杰，读高中时，并不出众，沉默寡言的一个男孩，常在手中捧了本书，也不太与同学们多接触。而她李玫瑰在学校时，是班级团支部书记，人又长得不错，身边常有男女同学众星捧月般地呵护着。高中毕业，李玫瑰考上了省城的商学院，三年后回到县里，被分配到商业局工作。刘杰，当时好像是去了农校，以后只听说在乡镇搞农业技术工作。相比之下，玫瑰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佼佼者，读书毕业分在县级机关，工作稳定，丈夫也是大学毕业，女儿小鹏也已经上了六年级，小家庭生活可谓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在同龄的大多数家庭中，她是幸福的。尽管有种种不足，但她是鹤立鸡群中的鹤。尤其是在高中同班同学中，除了少数几个读书读出去没有回来的同学，她是混得好的。她是1981年到商业局的，那个时候，商业局是多少年轻人梦想的单位啊！

商业局，吃皇粮的地方，成就了她的地位、她的骄傲、她的家庭格局，也成就了她的慵懒！

现在商业局要脱离政府序列，自己在行将走下坡路之际，刘杰这个昔日的男孩，却像一颗耀眼的明星在冉冉升起。

她看到刘杰的身影，不能不心酸，不能不怨恨自己！

当初，高中毕业，同学们相互写信叙说友情，刘杰也曾给李玫瑰来过一封信，虽然字里行间没有甜甜蜜蜜卿卿我我的肉麻字眼，但每一句每一行分明都是出于他精心的构思和老到的设计，里面有对高中生活的回忆和对未来美好希望的憧憬，更多的是对今后生活的规划。但可惜，当初她只把他的这封信看成是一个文学青年的习作，看成是一个毛孩子对漂亮姑娘的赞美诗。她只是一笑了之，没有回信。随着岁月的流逝，信只成了记忆，人又天各一方，彼此也没有了联系和接触。

她知道他父亲早逝，母亲多病，有两个姐姐下乡返城后都在大集体工厂上班，家境并不太好。而自己，父亲是县气象局的技术干部，母亲在中百公司当部门经理，哥哥在食品公司上班，两个妹妹当时都在读书，家庭条件的优越，也是她不想回信的原因之一。

此一时彼一时，自己在局机关混了近十五年，还是在做财会工作。而他，刘杰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那么光彩照人，那么生龙活虎，那么英俊潇洒！

心中不畅，眼睛鼻子之间便有些酸楚，大年的一句“神经病”便催生了她的眼泪。止不住的眼泪顺着面颊流到发际，流到耳朵，流到枕巾上，她悄悄地拉拉被子，抹着泪水，泪水抹去了，心中的怨恨却无法抹去。

努力地闭紧眼睛，不去想他，睡着了就什么烦恼也没有了。她默念着1、2、3、4……用数字来排除杂念，只想早点睡着。

蒙蒙眈眈之际，大年的一只手伸到她胸口，揉揉捏捏，她感到一阵厌烦，用力拨开了他的手。如果在平时，她会迎合大年，让他有力的臂膀搂着自己，在他粗重的男人气息中沉沉睡去。但在此时此刻，她却没有了这种心情，她的心情已被刘杰的突然出现所搅乱，变得心浮气躁。

大年拱拱身体，伸手搂着她，轻声说，睡吧，什么也不要想，静下心来，会睡着的。

玫瑰一个翻身，面对大年狠狠地说，你这么骚扰我，叫我怎么睡？

大年松开手，吃惊地问，怎么啦，发这样的脾气，有什么事情吗？

玫瑰也为自己夸张的举措而吃惊，但她不想就此认错，嘴巴里嘟囔着，我已经睡着了，你又碰我干吗！

大年嘻嘻地笑着，一只手从她脖子下面插过去，搂紧了妻子，说，别生气了，我抱着你睡。他的胸贴着她的胸，另一只手在妻子背上抚摸着，像哄小孩一样哄着妻子。

玫瑰不作声了，把头窝进大年的肩窝中，闭上了眼睛，但她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憋闷，一股气在胸膛里上不上，下不下，堵在那儿，似乎大年宽宽的胸膛不足以抵挡她此时的哀怨，眼泪又止不住地悄然流下来。

大年感到肩头湿漉漉的，便撑起头，开亮顶灯，问妻子，怎么啦，有心事？

玫瑰闷着声说，关灯。

大年说，你说嘛，有什么事情？

玫瑰转身反手把大灯关掉，把大年压进被窝中，自己的头又重新窝进他的肩窝里。她说，大年，你说说，假如商业局改制，我以后怎么办？

大年嘿嘿了两声说，为这个啊，真是杞人忧天！你干财会的，局机关成为集团公司，你不还是干老行当，怕什么？假如他们不用你，你到外资企业去干，也许收入还会增加呢！

玫瑰扬起头来，借着洞灯的光亮，在似明似暗的光线中盯着大年的眼睛说，你让我去企业打工？真那样，你脸上有光彩吗？

大年说，那咋办？我这个冷冻厂恐怕也长不了，去年已经出现亏损了，我也在找合适的位置。他顿了顿，又呵呵地笑着说，这样吧，我假如找到好的位子，你就在家做全职太太吧！

玫瑰笑着用手指在他额头点点说，我等着噢！但她心里在想，你真要这样，也算是我此生的幸运了。可惜你没这个能耐，你这个副厂长位子也是我找局长说来的，我还能指望你吗？

大年却说，我已经联系过几个外资企业，想看看他们把我怎么安排，如果有合适的位置，我就走人。

玫瑰吃惊地问，你真的想去外资企业？

大年说，有什么办法？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

玫瑰听着丈夫的话，心里倒有几分感动。她了解他的能力。他从学校毕业以后到商业系统，先在食品厂，从技术员干起，没两年便评上工程师职称，那是他辛苦努力得到的。只是他没有机会显示他的能力。调到冷冻厂后也一直干些后勤杂务，而那些有关系的同龄的大学生都已比他混得好了。所以，他得过且过。他当上了冷冻厂的副厂长，负责厂里的销售业务，厂里的经济曾一度有过辉煌，但厂里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张局长的一个儿子当上了冷冻厂的厂长，厂里经济便时好时坏，陷入了一种困境。玫瑰对大年的不得志很同情，但也无能为力，自己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办事员。但她心中还是期望丈夫能有所作为，为她也为这个三口之家带来幸福！

大年的豪言壮语给玫瑰带来些许的安慰，她仰过身子，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大年打着哈欠，趁势压到了妻子身上，说，你等着吧，我会让你过好日子的！说着，动手扯起玫瑰的内衣来。

玫瑰伸手在丈夫屁股上狠狠地拧了一把，又把他推到一边说，你睡醒了是吗，不让我睡了？

大年笑着说，你反正睡不着，我帮你松松，也许会顺畅些！

玫瑰用手推了他一下，说，去你的，睡觉！

大年悻悻地睡到一边，但不忘记为妻子掖掖被角。

越是睡不着，越是尿多，玫瑰已去过两次卫生间，现在她又起身去了卫生间，哗啦哗啦撒了泡尿，又去女儿小鹏房间，为她掖掖被子，重新回到床上躺下，大年已鼾声如雷。

外面的雨似乎停了，风也小了，春天的夜格外宁静。本是春眠不觉晓的季节，玫瑰在这春夜里却愁绪万千，从未有过的失落感始终笼罩在她心头。

初到商业局，她是什么也不懂的小姑娘，但在一般机关干部中，她像个宠臣一样，她的年轻，她的靓丽，她的活泼，为人们所喜爱。她也以她的热情和肯干赢得了大家的赞赏。八十年代初期，人们找商业局要这票那票的人还很多，同学和亲戚也常来找她解决一些困难，一种优越感长期以来在她身上焕发着光彩，养成了她心高气傲的性格特点。白洁、陈亚莉两个小姐妹常戏说，你是白天鹅，我们是黑乌鸦。玫瑰也常常流露出一种自信，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满足。但是，改革的步伐一阵紧一阵，江南小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民富了，外资进来了，工厂多了，三产发展了，商品多起来了，什么票证也没有了，煤球票可以换鸡蛋的年代过去了，缝纫机、手表、三五牌台钟、自行车等原本十分紧俏的商品都敞开供应了，连粮票、布票也一股脑儿地取消了，商业局的地位下降了。找她的人自然也没有了。当这一切都成为记忆的时候，她心中始终有个结，那就是什么人都来找她要过票证，唯独刘杰没有来过，这个当初给自己写过信的男同学，在高中毕业后始终没有照过面，也许是她没有回信伤害了他，而如果是为了这件事，那他也实在是气量太小了。

他笑眯眯地坐在主席台第二排中间的座位上，原本瘦削的小男孩的体形变得十分健壮，一张棱角分明的方脸上，两眼炯炯有神，身上的西装是一件白底黑细条格子相间的款式，在一群灰、黑色的干部服中，显得十分抢眼。他的头发往一边梳着，溜光锃亮，整个人的形象可以用神采奕奕四个字来描绘。他现在是什么角色呢？能不能去找他？玫瑰在心里想着，矛盾着，有种忐忑。

她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又去了卫生间，打开玻璃镜上面的射灯，仔细地在灯光中端详起自己来。镜中的她，脸依然白皙亮丽，双眼依然大而明亮，上面两条弯眉细而修长地盖在那儿，除了额上略有些明显的细纹外，眼角等其他部位没有任何衰老的变化。她拉拉衣衫挺挺胸脯，又侧过身子看镜子，看到了一个美丽的女人的侧影，嘴角欣慰地露出一丝笑意。

再次回到床上，她已打定了主意，明天要去打听一下刘杰的消息，必要时试探地接触一下，也许这位老同学以后能帮帮她的忙。

机不可失，韶华将逝，更待何时？

主意已定，睡意也袭上身来。只见大年侧着身子睡，把被头耸得高高的，心里便有些不舒服，她伸手在大年腰上扭了一把。大年翻过身来问，干吗？

玫瑰咯咯地笑着说，你不要跟我背道而驰好吗？

大年见她心情好起来，便抄出手臂，搂着她，另一只手为她盖好被子。玫瑰也乘势钻进丈夫的怀里慢慢睡去。

2. 启 蒙

春寒料峭，天又下着小雨，这时候本该睡个好觉的李玫瑰却一反常态，六点多钟便起床了。她为女儿冲了杯牛奶，煎了两只鸡蛋，又盛了碗粥，为大年下了碗面条，自己则匆匆就着半只咸蛋吃了一小碗粥，便上班去了。她是个急性子，想到的事情就马上要去做，外表看她美丽温柔女人味十足，骨子里却是男人的性格脾气，办事风风火火雷厉风行。今早她要趁张局长去开会前，借他的人代会资料来翻一下代表花名册，看看刘杰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李玫瑰自己知道，她此时的心早已飘到了天空，刘杰的出现已打破了她十多年的平静生活，她胸腔里那颗原本不安分的心已被刘杰激活了。她想，刘杰在仕途上急速发展，自己在机关里混了十五年反倒原地踏步，刘杰能行，自己为什么不行？命运不是天生的，前程要靠自己去打拼。

张局长是个视机关为家的人，上班下班开会出差事前事后总到自己办公室转转。李玫瑰到局长办公室轻而易举地拿到了人代会代表花名册，回财务科里翻查刘杰的名字。旁边的老王科长问玫瑰，你拿张局长的资料翻什么呀？

王科长与玫瑰一个办公室已十多年了，对他也没什么隐瞒的。所以，玫瑰便干脆地回答他，昨晚我在电视新闻中见到一个同学坐在人代会主席台上，想确认一下他现在在哪个单位。

王科长问，叫什么名字？

玫瑰说，刘杰。

王科长说，刘杰？县外经委主任？

是吗？玫瑰吃惊地翻着人代会的花名册。问王科长，老王，他什么时候当上主任的？

老王反问她一句，他是你同学？

玫瑰点点头，放下了资料。

老王说，这个人上任不久，我听张局长讲，他原来在城南镇当镇长，镇里外向型经济搞得不错，去年底外经委主任出事情，就把他调上来主持外经委工作，这次人大常委会刚任命他主任职务。县委骆书记对他挺欣赏的，最近县里交给他的任务，要他帮我们局改造几个商办工厂，张局长正在与他接触。

玫瑰听了王科长的话有点惊喜，她说，有这回事，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老王说，我们财务上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工业科那边可忙了，又要考察，又要准备材料，听说几个厂都要合资，工业科钟科长还说我们要抽个人去配合一下呢！

玫瑰马上接口说，老王，那就让我去吧！我也去实习一下，整天坐在办公

室，屁股也要磨出老茧来了。

老王哈哈地笑，说，姑娘家也这样说话？

玫瑰羞红着脸说，老王，在你面前，我是小辈，跟着你也已经十五年了，从姑娘到半老徐娘，青春也已一去不复返了，实不相瞒，我也想动动，要不到时候椅子被人抽走，我连座位也没有了。

老王说，也是。树挪死，人挪活，到时候我就派你去。

玫瑰兴奋地跳到老王身边，接过他手中正理着的一摞账册，说，那好，一言为定。今天你坐着休息，活儿给我，我来搞定。

老王把账册递给她，说，说真的，我这位子也早该让给你了。到明年退休时，我会提出来，由你来挑这个担子。

玫瑰说，我可不会坐你这个位子，要坐也坐到工业科去。

老王说，喔唷，你野心还不小呢！

正说着，张局长一脚跨进门来，他张口便问，谁野心不小啊？张局长身材魁梧，是商业局的老资格，五十年代末便在县财贸线上工作，从毛头小伙子熬到白头老翁，四十年工龄都抛在商业工作上，改革开放后任商业局长，至今未挪过位子，说话自然爽直随便。

玫瑰嘻嘻地笑着说，正说你局长呢！这次人代会上你是经贸组的召集人，看来要上个台阶啦？

张局长说，小姑娘也会寻我老头子开心啊！我五十八岁的人了，就是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了，他们还会安排我这个老头儿？最近一次民主推荐干部，都是定好调子的，三十五周岁以下，而且要在两个地方担任过正职的，还要有大学毕业文凭的，你们想想，县里有几个这样的干部？

玫瑰抬起头来问，谁呀？

老王说，还有谁呀，准是团委出来的人嘛！团委书记，年龄小，有文凭，团委书记位子上出来到另一个地方任职，不就符合条件了嘛！屈指可数，我们县里就一个人选，说是民主，实际是个骗局。

张局长说，是啊，唯一的一个人选，还讲什么民主？听说他妻子是某领导的什么表亲，所以便硬上斧头柄啰！他说着，拿起桌子上的会议资料袋在桌子上一甩，又说，这有点像过去机关里分房子，我想把房子分给谁，就把条件按他的标准来定，这种方案一出来，内定的几个人没有分不到的。

玫瑰说，操作起来总有点难度吧？

张局长说，有什么难度？工龄、职务、职称、学历、家庭人口、双职工等等，这些条件因素掺进去，什么事情也都有伸缩了。

玫瑰脸上涌起了一股顽皮相，她说，张局长，我们来试一下好吗？

张局长摸出根香烟点着，说，可以啊！

玫瑰说，拿我来比方，你想把房子分到我头上，你怎么定政策？

张局长笑着说，这还不容易？要分到你头上，只要强调学历，因为机关里老

同志多，大学生少，强调学历，你准分得到。

玫瑰说，假如我没有大学毕业文凭呢？

张局长说，那就定一条到局里十年以上的，准行！局机关，到目前为止，十年以上住房条件差的干部也只有五六个人了。

玫瑰说，假如我是刚刚从基层上来的，又没有文凭，怎么办？

张局长说，你难不倒我，我搞了三十年人事工作，被你难倒，我这局长也不要当了。假如真像你说的条件，我再定一条，解决本系统双职工，不就轮到你头上了。

老王在旁边呵呵地笑。

玫瑰紧追不舍，她又说，假如我丈夫杜大年不在商业系统呢？

张局长思忖一下说，好办，你假如什么条件也不具备，我来个摸底调查，然后针对别人没有的条件，我单独给你创造一下，不就成了。比方说，分房方案敲定前，我先给你评上个局级先进或者县级先进，或者给你评个优秀共产党员，你说，人家还比得过你吗？每年评县级先进，局机关最多一个名额，给你了，别人必然没有这个条件。

玫瑰不作声了。

老王笑着说，难怪，张局长，我那住房一直到后来才分到，都是你操纵着啊！

张局长说，老王，你又说错了，不是操纵，是设计方案，也是一种把关。不过，在你那套房子上，天地良心，是最好的一批房子。虽然迟了一点，但有三近，近闹市、近医院、近菜场，是不是？你还不满意，我拿一套跟你换！

老王说，我不换！正是这三近，我得感谢你呢！

张局长哈哈地笑起来说，事在人为，还有什么不能办到的？就是人代会上假如内定的候选人没选上，过半年，县人大常委会举举手，不就同样可以产生副县长！

老王向李玫瑰挤挤眼睛，李玫瑰会意地拉过一把椅子给局长坐，同时又捧上了一杯热茶。

张局长说，上午会议讨论，我得走了。

老王说，你快退休了，还这样起劲干嘛？再坐会吧！

张局长坐下问，有事啊？

老王说，商办厂几个项目与外经委接触得怎么样了，有没有进展？

张局长说，不说也罢，刘杰这小子门槛太精了，我们冷冻厂合资，他竟想安排外经系统的职工，岂有此理！

老王说，难对付？

张局长说，有一点。

老王说，你让李玫瑰去工业科保你成功。

张局长疑惑地朝玫瑰打量了一下，问老王，为什么？

玫瑰羞红着脸，低头装着在翻账本，不敢接腔。老王便爽快地说，刘杰是李玫瑰的同学，你说她行不行呢？

张局长腾地站起来，说，太好了！李玫瑰，是真的吗？刘杰是你同学？

玫瑰点点头，说，是啊，他是我高中同学。

张局长兴奋地说，好，玫瑰，你跟他同学，好！

老王说，好，好，好什么呀！李玫瑰想去工业科，我看你就帮她一把吧！

张局长噢了一声，说，为什么要去工业科呢？

玫瑰马上接口说，张局长，我在财会干了十五年了，老是搞几个数字，对具体业务工作一点也不了解，真想动动。

张局长沉思了一会，说，这倒也是的，你来到局里也十五年了，老是在一个位子上，要是我也没这个耐心。不过，我原来想法是要调杜大年到工业科的，你这一讲，我倒没了主意。

玫瑰一听，便笑了起来，忙说，真有这个打算？那你还是调大年吧，我再熬熬。

张局长吸着烟，慢悠悠地说，杜大年这个人自身工作还是不错的，就是缺乏主见，我也有点不放心，怕他到工业科，把几个合资项目谈砸了，让外经委那头拣了便宜。

老王说，那你就让李玫瑰去嘛。她会盘算，只要给她一个职务，她会比谁都干得好。

张局长说，是啊，要对付刘杰那一头，是得找个熟悉他的人去。

玫瑰嘻嘻地笑着说，张局长你也怕人家啊？刘杰就那么厉害？

张局长说，后生可畏哪！项目是他们介绍的，我也得有所顾忌，但他为了部门利益也太那个了，真是狡猾狡猾的！

玫瑰心想，刘杰以前是不太言语的，兴许不好打交道，但自己毕竟是他同学，总不至于连一点面子也不给吧。于是，她便说，你给我动动，我可以与刘杰沟通一下。有些事情，也许大家退一步，也就海阔天空了。

张局长说，你们不知道，冷冻厂合资，他要把外经委的一个破厂的工人塞过来，我当然难以接受。

玫瑰说，冷冻厂合资，没听你说嘛！

张局长说，正在谈嘛，下面的人还不知道呢！

玫瑰说，冷冻厂要合资，所以你想动杜大年了？

张局长说，是啊，我总得把他们妥善安排好吧，否则，你不骂我？

玫瑰说，我哪敢噢！她说是这样说，心底却像开了锅的水沸腾起来，局机关改革，企业合资，夫妻俩同时面临新的挑战，也同时有了一次新的选择，自己无论如何要抓住机遇，在张局长手里谋个好差使。于是，沉吟片刻，她咬咬牙，说，张局长，你就帮个忙吧，让我去工业科。

张局长目视着李玫瑰那张白里透红的俏脸，笑着问，你有什么打算？

玫瑰头上的马尾巴一甩，说，我尽量说服刘杰按你的意思搞好项目合资，促其成功。

张局长满脸春风地向着老王科长说，老王，你看呢？

老王头也不抬地说，行，你让玫瑰去吧！

张局长说，那你这一摊呢？

老王说，玫瑰走了后，你帮我将在中百公司的女儿调过来，我带带她，不就成了？她本身也是主办会计。

张局长站起来，拍拍老王的肩膀，哈哈笑着，拿了会议资料袋走出门去。

李玫瑰对王科长说，王科长，原来你也有计谋啊？

老王说，看这架势，不这样也不行了。大家都在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我也不能客气了。中百公司虽说目前还可以维持，但以后怎么样，也难以预料，趁早把琴琴安排好，我退休也踏实了。

玫瑰说，也是的，国营企业说不行就不行了，都转制了，职工下岗了，这是怎么弄的？

老王说，这很好理解，国营的不如集体的，集体的不如乡镇的，乡镇的不如私营的，私营的不如合资的。我们的经营体制几十年来已经僵化了，这干好干坏都一个样，企业哪来的活力，职工哪来的积极性？照我说，是该改革，该下岗一批人，让他们回家尝尝待岗的滋味。

玫瑰手里翻着账册，眼睛却盯着窗外。窗外的雨停了，云也推开了，天空透出一股清新的空气，树梢在微风中轻轻摇摆不停。

老王朝玫瑰看看说，还是我来吧，你去催催各个公司的报表，这个月的账做好，你也好作作准备了。玫瑰说，准备什么？老王说，准备去工业科啊！玫瑰眼睛一亮，这事能成？老王说，你不看局长的气色有多好？这老头办事讲究雷厉风行，倔起来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玫瑰嘿嘿地笑着，把账册交还到老王科长的桌上，说，真成了，我请你吃饭。

老王科长也呵呵地笑了，说，玫瑰，你我同处一室十五年，除了你结婚那次，我们还真没在一起吃过饭呢！也真是清廉到家了，说出去，人家也不相信。

玫瑰说，都是你这个管家当得好呀！老王嘿嘿地笑了两声，脸上分明是一种苦涩的自嘲。

玫瑰去打电话催财务报表，但却心不在焉，电话号码老是拨错，她想，真的能去成工业科就好了，她要以此来改变自己与大年的命运。从目前情况看，冷冻厂要合资，大年不调也可以，只要自己能到工业科，有了接触刘杰的机会，以后不愁大年安排不好。但大年在冷冻厂能安排好吗？张局长的儿子张为在当厂长，合资后能留任几个人呢？张局长想把杜大年调出厂里，是不是为了给张为腾出更大的空间呢？玫瑰的心在胸腔里跌宕起伏，一张脸红扑扑的，身子像是一个燃烧的热气球，一下子飘到了天空，她的思想也在飘荡，头脑里一片空白。

沉寂多年的心灵仿佛被一下子唤醒，期待和渴望充斥在她的血液中，她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幸福的生活来自创造，人人渴望幸福，却未必人人都有这种机会，当机会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让它擦肩而过，还是迅捷地一把抓住它，这要看你的反应，看你的勇气了。李玫瑰边打电话边在思索。抓住机遇，就是抓住了幸福。张局长能用她，那是最好的事情，实在不行，她也得去找刘杰。

食品公司新来的小男生会计在电话里说，这个月的报表要晚两天交，因为他刚刚接手。李玫瑰没好气地说，你不能叫老会计帮帮忙带带你？平时干什么的，到关键时刻就不行了？

老王笑着打趣说，玫瑰，你不要激动，和气一点嘛。

玫瑰说，我一点都激动不起来，我只是急这几张报表。

业务科女同事肖琳推门进来对玫瑰说，中百服装部到了批新款羊毛衫，你穿上准好看。玫瑰笑笑说，等以后打折了再去买。她想，万吨轮搁浅，千里马绕疆，我哪有心思去看什么羊毛衫？

3. 同 学

与商业局不同，外经委在政府大楼里办公。如果说商业局是个庞大的负责老百姓日用生活品供应的管理机构，有七科八室，下辖中百、五金、烟糖、食品、医药等几大公司，那么，外经委机构则要小得多，它是政府对外经济运作的一个部门，没有下属单位，但其职责分量随着区域开放而日显重大。刘杰到县外经委上任已经三个月了。他是在前任外经委主任被县纪委双规后到外经委主持工作的，一个月后，便被正式任命为外经委主任。前任主任是个快退休的老干部，据说在洽谈一个外资项目中接受了外方代理人的一笔礼金，数量虽然不大，但足以断送了他的晚年幸福。连带出事的还有外资科长邹军，邹军不光在一个项目中接受礼品礼金，所以最后他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而主任则被定性为免于刑事起诉，受到了党纪政纪的处分。

刘杰与前任主任接触不多，但与邹军因工作上关系交往颇深。他在城南镇镇长的位子上，搞了好几个外资项目，与邹军的配合密切相关。也正因为城南镇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他才被县委看中，调到了外经委主任的位子上。县委副书记是县委分管外向型经济的领导，也曾是刘杰所在镇的老领导，他在找刘杰谈话时，要求他突出地抓一下商业局和供销系统的商办企业，希望通过合资合作的途径来解决好这些商办企业的转制工作。想到这一点，刘杰感到身上的担子不轻，也格外地为邹军惋惜。他想要是邹军不进监狱，完全可以派他的用场。外经委工

作过去在县里并不引起重视，因而在人手的调配上也是凑合型的。刘杰上来后，向郦副书记要来了刘正刚，并启用了章健，这两个人都是他的高中同学，刘正刚原在乡镇担任过副镇长，便调到外贸公司任经理，章健原是外经委一般干部，便放在办公室里任主任，为刘杰处理日常事务。随着工作的展开，刘杰把商业局作为先走一步的试点后，委里人手更显得紧张了。他大胆地换掉了两个中层老干部，提拔了两个青年人，一个是外资科长向立伟，他原是跟着邹军一起跑项目的，一个是外资服务中心经理万丽华，一位文雅的女性。两人都是三十出头的青年人，一经提拔，工作很起劲，委里的几项工作也就带动了起来，而且给其他青年干部带来了希望。当然，他也没亏待老同志，一一让他们享受了应有的待遇，他在委内营造了一种和谐活泼又积极向上的氛围。这样，刘杰也从最初上班时的提心吊胆慢慢过渡到了心平气和、得心应手的状态。

县人代会召开，刘杰作为主席团人员坐上了主席台，使他一下子增光添彩了不少。县级机关和乡镇的领导干部对他另眼相看，有惊讶的，有欣赏的，有妒忌的，而同龄中的人大多是羡慕他的。毕竟他还年轻，他是在镇长的任上跳开乡镇书记的位子直接升到县级机关一个部门任正职，虽然初出茅庐，在政界还没有什么名气，但他是幸运的。同样，他自己也心事重重，感到担子不轻。尤其郦副书记要求他搞出些名堂来，他便有了种神圣的责任感。

经过调研和磋商，他选择商业局的几个商办厂进行外向型的转型试点。张局长倒是大力支持和欢迎，只是在谈判过程中斤斤计较，为此，他有些头痛。他找商业局工业科钟科长探讨细节问题，钟科长什么也做不了主。刘杰请来的几个港商和台商看了商业局的几个厂之后，有心投资，只是在与商业局的谈判中还未形成共识。刘杰知道，这里面固然有外经系统利益的原因，但商业局在谈判过程中的理念也有问题，考虑问题偏重于保守。

县委郦道元副书记作为县外向型经济领导小组组长，对刘杰的工作十分关注，经常打电话来问起商业局引进外资问题的进程。刘杰向他坦言，观念不同，难度很大。郦副书记听出刘杰话中的弦外之音，便找张局长谈了一次话。张局长便重新主动地找了刘杰，要求再次与几位港商、台商进行接洽。今天，刘杰与张局长刚碰过头，就冷冻厂的合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交谈，彼此形成了一个框架协议。刘杰回到家里还在翻看这个文本，看着看着，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靠在城南镇已经落户的几个台资企业老板的引荐，刘杰才找来了冷冻厂和食品厂的合资方，外方考察了两个厂子以后，竟然一口答应愿意参与对这两个厂的技术改造，并要在合资中占大股。张局长起初不同意，说要合资的话，商业局要占51%以上的股份，刘杰对此感到奇怪，问张局长，占大股有什么必要？张局长说，谁占大股谁就控制了经营权，他们占大股，局里没什么权力了。刘杰说，正因为你们经营得差，企业亏本，所以要引进外资，引进管理模式，你还把持这个权力干嘛？让外商多投入一些，由他们去经营，你按股分利，岂不省事？你不放心的话，我外经委也投10%。